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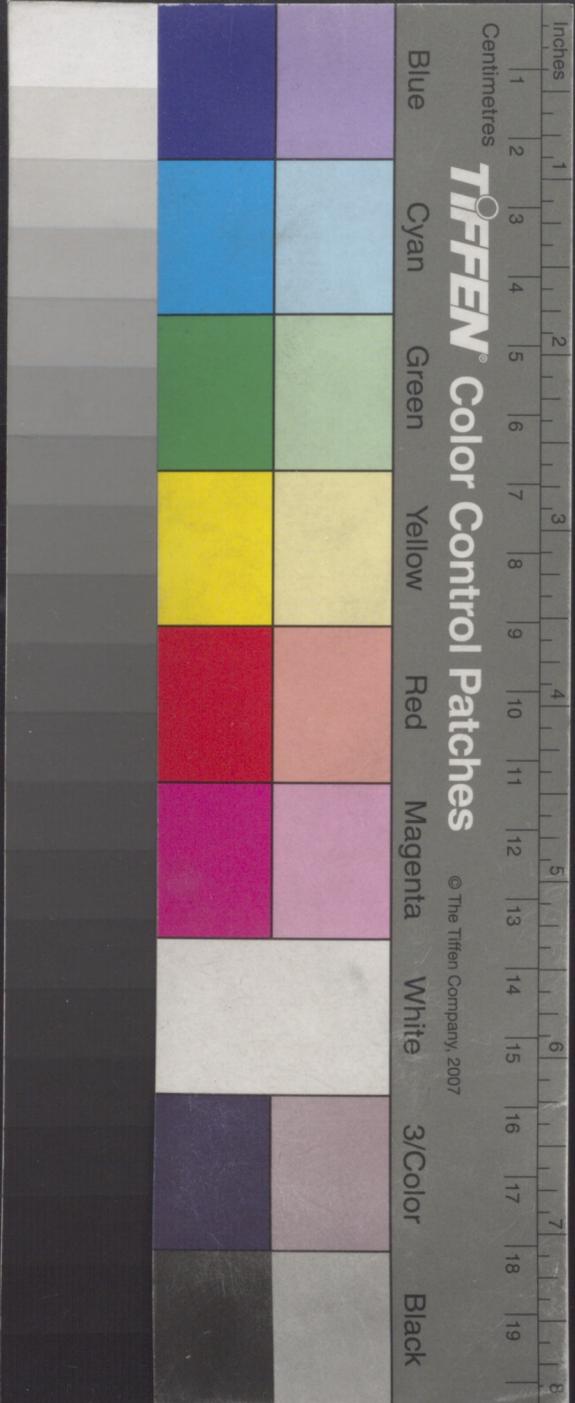


三六六

3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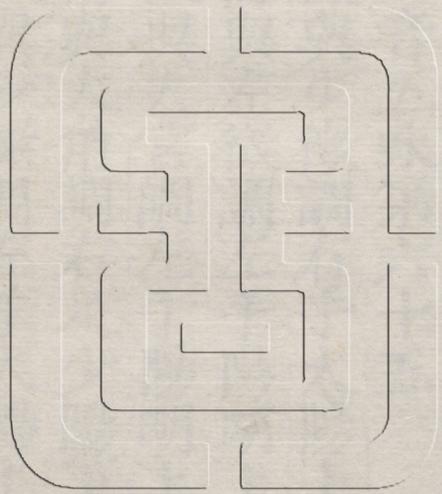
黃帝素問靈樞經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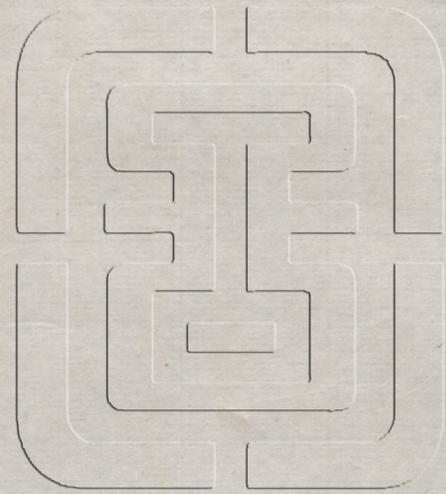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十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

少徵與大宮調左手陽明上

右角與大角調右足少陽下

大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
 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宮與大宮調右足陽明下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
 鈇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
 鈇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
 手少陽藏心色赤味苦時夏

上羽與大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
 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
 上宮與大宮同穀稷畜牛果棗
 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
 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
 上角與大角同穀麻畜犬果李
 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

大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
左角與大角同左足陽明上
少羽與大羽同右足大陽下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
加宮與大宮同左足少陽上
質判與大宮同左手太陽下
判角與大角同左足少陽下
大羽與大角同右足太陽上

大角與大宮同右足少陽上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右角鈇角上角大角判角
右商少商鈇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大宮加宮左角宮
衆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脉任脉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

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
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
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
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脉不榮口脣故鬚不生
焉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
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
願聞其故歧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
血寫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

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
鬚不生其故何也歧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
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
故鬚不生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
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
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
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
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

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夫人
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
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
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黃帝問于歧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
風雨寒暑清濕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
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

聞其會歧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
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
則病起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
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
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
聞其道歧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
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
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

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下中外分爲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脉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

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賁嚮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麋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於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脉或著絡脉或著經脉或著輸脉或著於伏衝之

脉或著於膂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
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黃帝曰願盡聞其
所由然歧伯曰其著孫絡之脉而成積者其
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
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
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臄臄滿雷引故時切
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
大饑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

食則痛饑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
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著於伏衝
之脉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
股如湯沃之狀其著於膂筋在腸後者饑則
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之脉
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
從外入內從上下也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
已成奈何歧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

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惋惋生脛寒脛寒則血脉凝滯血脉凝滯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臍脹臍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

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瀦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

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

謂至治

亦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歧伯曰重陽之

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歧伯曰重陽之人焯焯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歧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歧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黃帝曰其

氣與鍼相逢奈何歧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
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黃帝
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其
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者內藏
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黃帝曰數
刺乃知何氣使然歧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
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黃帝曰
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其氣逆與

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
此皆麤之所敗上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上膈第六十八

黃帝曰氣爲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
之矣蟲爲下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
其意願卒聞之歧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
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
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

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
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癰
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卽而痛深
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膚熱黃帝
曰刺之奈何歧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
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
其沉浮以爲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
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

內恬憺無爲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
矣

潰音會

○憂患無言第六十九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患而言無音
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
少師荅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
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脣者
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

聲之關也頡頏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頡頏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黃帝曰刺之奈何歧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寫

其血脉濁氣乃辟會厭之脉上絡任脉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寒熱第七十

黃帝問于歧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歧伯曰此皆鼠瘦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脉而不去者也黃帝曰去之奈何歧伯曰鼠瘦之本皆在於藏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脉中而未內著於肌肉而外爲膿

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歧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歧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脉上下貫瞳子見一脉一歲死見二脉半一歲半死見二脉二歲死見三脉半二歲半死見三脉三歲而死見赤脉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入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于胷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

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
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
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
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
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黃帝曰善治之奈
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
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
通其臥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

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
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
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
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
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
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
奈何伯高荅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

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
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
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
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
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
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
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
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

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脉地有泉脉
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
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
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
筋地有聚邑人有脰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
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
地相應者也黃帝問于岐伯曰余願聞持鍼
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

脉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
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
者余願盡聞少序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
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歧伯曰帝
之所問鍼道乖矣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
手太陰之脉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
至本節之後大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下
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脉并注其氣滑

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
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
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心主
之脉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
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
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
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
會上入於胷中內絡於心脉黃帝曰手少陰

之脉獨無腧何也歧伯曰少陰心脉也心者
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
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
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
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脉也故獨無腧焉黃帝
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歧伯曰其外經病
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
餘脉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少陰心

主之脉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
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
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黃帝曰
持鍼縱舍奈何歧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脉
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脉之盛衰滑濇其脉滑
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者
爲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
病尚在其熱以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

其肉之堅脆大小滑濇寒溫燥濕因視目之
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脉察其色
以知其寒熱痛痺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
其意也歧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
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手執骨右手循之無
與肉果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
得淫泆真氣得居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
歧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內而徐端之

適神不散邪氣得去黃帝問於歧伯曰人有
八虛各何以候歧伯荅曰以候五藏黃帝曰
候之奈何歧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
肝有邪其氣流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
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
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
固不得住留住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
屈伸故拘攣也

泌

兵媚切

扞

苦旱切

痾

音拘

○通天第七十二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

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愠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於四野舉

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常無悔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譏諱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古之善用鍼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

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滯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脉小而太陽脉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寫其陽陽重脫者易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

陽獨寫其絡脉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脉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母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荅曰衆人之屬不如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

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黥黥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臃然未僂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臃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於背此少陽之人

也○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顯顯然愉愉然睠睠然豆豆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諛

上紙切

黠

直稔切

睠

辭緣切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十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十一

○官能第七十三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其正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歧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

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知解結知
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所在
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於調氣明於經隧左
右肢絡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
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把而行之明
於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於
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
鍼刺道畢矣明於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

皆有條理言陰與五合於五行五藏六府亦
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
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
下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
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
稀而踈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
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
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

寫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
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
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
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
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所治之不知所
苦兩躄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
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
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

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
必知天忌乃言鍼意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
於窈冥通於無窮麤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
莫知其形若神髮髯邪氣之中人也洒淅動
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
若在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
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
因敗其形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

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寫所在徐疾之意所
取之處寫必用員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
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遙大其穴氣出乃
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
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
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
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雷
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

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
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
帝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
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
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
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
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
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

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出入之合一本作會把而行之一本作犯窈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脉獨調其

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為之奈何歧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視人之目窠上微癢如新臥起狀其頸脉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解佻安臥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麤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

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脉小者泄少氣
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
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
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
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
肘後麤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
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
血脉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

而取之以補心火。新校正云詳水將勝也
先於九月迎取其化源先寫腎之源也蓋以
水王十月故先於九月迎
而取之寫水所以補火也抑其運氣扶其不
勝大角歲脾不勝大徵歲肺不勝大宮歲腎
宜也如此然太陽司天五歲無使暴過而生
之氣通宜先助心後扶腎氣
其疾食歲穀以全其真避虛邪以安其正過
則脾病生火過則肺病生土過則腎病生金
過則肝病生水過則心病生天地之氣過亦
然也歲穀謂黃色黑色穀也適氣同異多少
虛邪謂從衝後來之風也
制之同寒濕者燥熱化異寒濕者燥濕化
宮大

大商大羽歲同寒濕宜治以燥熱化故同者
大角大徵歲異寒濕宜治以燥濕化故同者
多之異者少之多謂燥熱少謂燥濕用寒遠

寒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有

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謂時也時謂春夏秋冬及間氣所在同

則遠之即雖其時若六氣臨御假寒熱溫涼

以除疾病者則勿遠之如太陽司天寒為病

者假熱以療則熱用不遠夏餘氣例同故曰

有假反常也食同藥法爾若無假反法則為

病之媒非方制養生之道○新校正云按帝

用寒遠寒及有假者反常等事下文備矣

曰善陽明之政奈何岐伯曰卯酉之紀也

飧泄脉小手足溫泄易已四時之變寒暑之

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

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

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痺熱春傷

於風夏生後泄腸澼夏傷於暑秋生痲瘧秋

傷於濕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

目窠音窠音窠杳炬然及許切亦齟齬丘禹切掣

尺列痲瘧瘦瘞也

趙府居敬堂 二 二 三 佛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歧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歧伯曰振埃者刺外經去陽病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黃帝曰刺

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歧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膺中憤曠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簡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於振埃黃帝曰善取之何如歧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效上氣窮詰膺痛者取之奈何歧伯曰取之廉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歧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

善哉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歧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耳尚疾於發矇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歧伯曰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歧伯曰刺邪

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爲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黃帝曰刺節善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歧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罌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

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鉞石所取形不可
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黃帝曰刺
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
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
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
內熱相搏熱於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
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唇槁
腊乾嗑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奈

何岐伯曰或之於其天府大杼三痛又刺中
膺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去其汗熱去汗
稀疾於徹衣黃帝曰善黃帝曰刺節言解惑
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
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脉偏
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
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覆顛
倒無常甚於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

曰寫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於解惑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何謂五邪歧伯曰病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歧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痺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凡刺癰邪無迎隴易俗移性不得膿脆

道更行去其鄉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過癰者取之其輸寫之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肉親視之毋有反其真刺諸陽分肉間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爲開通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日以溫

徐徃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
調其氣存也黃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癰
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員利鍼
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也請言解論
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爲
解下有漸如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
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荄
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汁大

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
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濇當是之時善
行水者不能徃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
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脉凝結堅搏不徃來
者亦未可卽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
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
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脚項與脊以
調之火氣已通血脉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

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
此所謂以解結者也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
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
下者注於氣衝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
足宗氣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
弗能取之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
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
下之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己也

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
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
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
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
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脉而陷之於經絡者
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
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
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偃臥居

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久持之卷
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
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黃帝曰有一脉生數
十病者或痛或癱或熱或寒或痒或痺或不
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歧伯曰此皆邪氣之
所生也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
邪氣何謂真氣歧伯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
穀氣并而充身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

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
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
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
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
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爲骨痺搏於筋則爲
筋攣搏於脉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癰搏於
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爲熱陰勝者則爲
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

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爲
痒留而不去則痺衛氣不行則爲不仁虛邪
徧容於身半其入深內居榮衛榮衛稍衰則
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脉
偏痛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
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
爛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爲骨蝕有所
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

於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
液久留合而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
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
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爲昔瘤以手按之
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并日以
益大則爲骨疽有所結中於肉宗氣歸之邪
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爲膿無熱則爲肉疽
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餉音竅

替下音如草
根相牽引貌

腊思亦剽其匹妙漸如音

○衛氣行第七十六

黃帝問於歧伯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歧伯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衛

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歲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頷脉注足陽明

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
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
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故爲一
周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
八日行二舍人氣行二周於身與十分身之
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
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
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日行六舍人

氣行於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
氣行於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
十四舍人氣二十五周於身有奇分與十分
身之四陽盡於陰陰受氣矣其始入於陰常
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
于肝肝注于脾脾復注于腎爲周是故夜行
一舍人氣行於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
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於目陰陽一日

靈樞經卷十一
十一
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黃帝曰衛氣之在於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爲紀以夜盡爲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爲紀而刺之謹候

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於陽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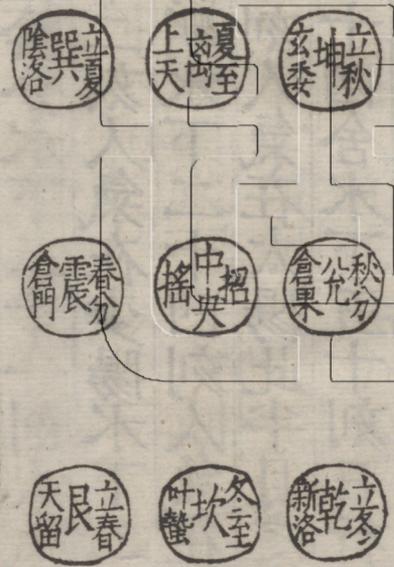
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
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
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
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
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
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
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
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

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
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
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
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月之度也
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
廻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
常以日之加於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
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與陰分常如是無已

天與地同紀紛紛盼盼終而復始一日一夜
 水下百刻而盡矣
 盼盼按太素音義云普巴切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合八風虛實邪正



立秋二玄委西南方 秋分七倉果西方

立冬六新洛西北方 夏至九上天南方

招搖中央 冬至一叶蟄北方

立夏四陰洛東南方 春分三倉門東方

立春八天留東北方

大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

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

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

六日明日居亥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
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
蟄之宮曰冬至矣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
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
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
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
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一在冬至之
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

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
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
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病
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
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
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
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
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

謂也是故太一入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
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
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脉氣主熱風從西南方
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
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
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
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
外在於手太陽脉脉絕則溢脉閉則結不通

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
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
爲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
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
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
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爲身濕風從東南方來
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於肌肉其
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

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爲擊仆偏枯矣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第十一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十二

○九鍼論第七十八

黃帝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寤敢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歧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歧伯曰

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
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
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
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
也人之陽也故爲之治鍼必以大其頭而銳
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
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爲之治鍼必筭其身而
員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

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爲之治鍼必
大其身而員其末令可以按脉勿陷以致其
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
客於經絡之中爲瘤病者也故爲之治鍼必
筭其身而鋒其末令可以寫熱出血而痼病
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
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爲癰膿者也故
爲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劒鋒可以取大膿六

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於經絡而爲暴痺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釐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於經而爲痛痺舍於經絡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蚊蚋喙靜以徐徃微以久留正氣因之真邪俱徃出鍼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

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痺也故爲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身如風水之狀而溜不能過於機關大節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挺其鋒微員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者也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歧伯曰一曰鑱鍼者取法於巾鍼去末寸半卒銳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

曰員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而卯其鋒長一
寸六分主治分間氣三曰鍤鍼取法於黍粟
之銳長三寸半主按脉取氣令邪出四曰鋒
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
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於劍鋒廣二分
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員利
鍼取法於鼈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
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曰毫鍼

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終
者也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鍼長七寸主取深
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鍼取法於鋒鍼其鋒微
員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畢
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黃帝曰願聞身形
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
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巳丑左脇應春分其
日乙卯左毛應立夏其日戊辰巳巳膺喉首

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
已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
日戊戌已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
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
之日及諸戊已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
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
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形樂
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

於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
以鍼石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喝治之以甘藥
形數驚恐筋脉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
摩醪藥是謂形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
語脾主吞腎主欠六府氣膽爲怒胃爲氣逆
噦大腸小腸爲泄膀胱不約爲遺溺下焦溢
爲水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
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五并精氣并肝則憂

并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
謂五精之氣并於藏也五惡肝惡風心惡熱
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藏氣所惡也五
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
五液所出也五勞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
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
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
是謂五走也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

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
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
命曰五裁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以
味發於氣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五邪邪
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血痺邪入於
陽轉則爲癩疾邪入於陰轉則爲瘖陽入之
於陰病靜陰出之於陽病喜怒五藏心藏神
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志也五主心

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陽明多
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
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
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
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
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足陽明太陰爲表裏
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足
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

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

筩

音同

鋌

低音

巾

一本作

五走

五奏

五裁

素問

作五
禁

○歲露論第七十九

黃帝問於歧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
之發以時其故何也歧伯對曰邪客於風府
病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
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於

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底二十二日入脊內注於伏衝之脉其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至其內搏於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積積而作焉黃帝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

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歧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瘡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瘡特以時休何也歧伯曰風氣留其處瘡氣隨經絡沉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

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入正虛邪乃能傷人乎
少師荅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
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
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
遲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
者其故何也少師荅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
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
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

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
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却煙垢著當是之時
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其月郭空則海水
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
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腠理薄煙垢落當是之
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黃帝曰
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荅曰三虛
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

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
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
知三虛工反爲麤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
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
不能危之也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
藏之金匱命曰三實然此一夫之論也黃帝
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
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

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於叶蟄之宮
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
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
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小病其以晝至
者萬民懈惰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多病虛
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
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
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

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少師荅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多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

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天利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謂候歲之風錢傷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

已不暑民多瘴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
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
腠理者也

理邪切逆

○大感論第八十

黃帝問於歧伯曰余嘗上於清冷之臺中階
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
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眩披髮
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

氣使然歧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
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
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
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
而與脉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
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
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
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

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歧視歧見兩物目者
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
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
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脉法於陽也故陰
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
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
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黃帝曰余疑其然余
每之東苑未曾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爲東

苑勞神乎何其異也歧伯曰不然也心有所
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惑則精氣亂視誤故惑
神移乃復是故問者爲迷甚者爲惑黃帝曰
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歧伯曰上氣不足下
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於下
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黃帝曰人之善饑
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歧伯曰精氣并於脾
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饑胃氣

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也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黃帝曰病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此

入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又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又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又其氣不清則欲瞑故多臥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又故少瞑焉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

岐伯曰邪氣留於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
若飲湯衛氣留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
焉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
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
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裹擷

奚結切

神分

方丈切

○癰疽第八十一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

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
而滲孫脉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
孫脉先滿溢乃注於絡脉皆盈乃注於經脉
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
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爲則
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後虛去虛補則有
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
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

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歧伯曰經脈
留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
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菅不成五
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
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脉營衛周
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
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
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

肉腐則爲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
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空虛則
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薰於五藏藏傷
故死矣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曰名
歧伯曰癰發於嗑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
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則
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發於頸名曰天疽其
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

任脉内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陽留
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爍其色不樂項痛而
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可治發於肩及臍名
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
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暹炳之發於腋下赤
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砒石欲細而長踈砒
之塗已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癰堅而不潰
者爲馬刀挾癭急治之發於胃名曰井疽其

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
日死矣發於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
詠蘆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
後出膿發於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
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
如赤小豆劉陵薺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
升煮之竭爲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於釜上
令汗出至足已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

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發
於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
十日死矣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
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十日而當死發於膝
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
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諸癰疽之
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於陽者百日
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發於脛名曰兔齧其

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發於內踝名
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輪而止其
寒熱不死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
急治之百日死發於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
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
不治百日死發於足指名脫癰其狀赤黑死
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黃
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歧伯曰營衛稽

留於經脉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
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
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為膿然不能陷骨髓不
為焦枯五藏不為傷故命曰癰黃帝曰何謂
疽歧伯曰熱氣淳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
五藏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
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
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草菅

魚饑切

血泣

音泣

𩑦

古括樓字

𩑦

奴到切

𩑦

翹

力升切

不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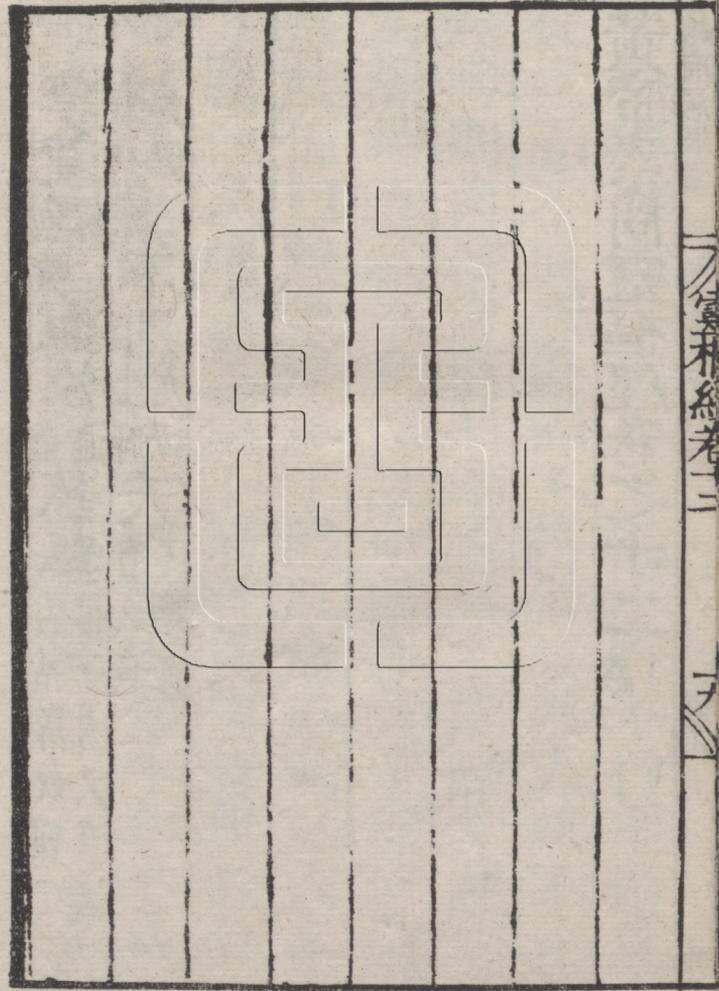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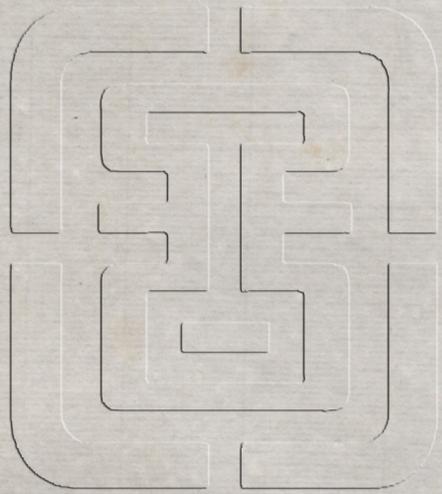
上府九切

夭

音么色不明也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十二

終



乃
集
和
系
老
三

天

